

他们是“漂”着的“路人甲”



左：寇翔智在《海上牧云记》中扮演一名军厨。

右：谢建清在一部武侠片中扮演“英雄好汉”之一。受访者供图

收入 一天8小时60元起,演尸体可多拿10元小红包

群演分层级。最低一级的群演收入一般是按一天8小时60元计,“加班”另计。一般来说,超过8小时的加班,18时前每小时5元、18时后每小时8元。碰上大风大雨,又或是大热天穿盔甲等特殊场景,会加几十元的辛苦费。这一层级的群演,门槛最低,人数最多。

往上一级,对形象有一定的要求,有时需要高个,有时需要矮个,有时需要胖子,有时需要小脸。他们每天可以多拿20至50元不等。

再往上就是小特约了。碰到大剧组经费充足,小特约最多每天能拿到200元。碰到小剧组,经费紧张,小特约也就多拿30元的“开口费”。

再上一级是中特约,根据戏份和台词的多少,8小时收入约在300至500元之间。

最高一级的群演就是大特约了。在横店,个别大特约一天能拿到5000元,在象山影视城,

1000元就差不多了。

大、中、小特约的单日收入远高于普通群演,但一部剧顶多用他们一两次,用得多了会穿帮,这一集山里为男主指路的老农,不能下一集成为客栈里招呼女主的老板吧?所以,今天是特约,明天可能又当不露脸的普通群演。

也有未成年人充当群演的,价格大概在一两百元,家长大多抱着让孩子来锻炼锻炼的心理。由于需要家人接送,他们比普通群演多了一笔交通费。

演尸体的群演会拿到一个小红包,通常是5元、10元。需要剃光头也会加钱,男的可多拿50至100元,女的一般都不愿意,所以剧组需要“尼姑”时,通常会另想办法。

据不完全统计,常驻群演的月收入,通常不会超过3000元。

调研

超一半“象漂”是90后 近九成学历为高中及以下

宁波要打造“名城名都”,文化是重要软实力。而象山影视城,目前已成为象山最闪亮的一张文化名片。

活跃在象山的青年群演,也引起了团市委的关注。宁波市第十九期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组全体学员通过亲身体验群演拍戏、入户访谈交流、问卷调查填写等方式,认识并走进了“象漂”群演,并递交了一份《象山影视城青年群众演员生存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调研显示,青年群演中,象山本地人占3%,象山县外宁波市内的占3%,宁波市外浙江省内的占9%,浙江省外的占85%,大多来自云南、安徽、四川、贵州、湖南等。

男女比例较悬殊,男性占总人数75%,女性仅占25%。同时,象山影视城青年群众演员普遍呈低龄化态势,年龄基本在18-35岁之间,其中有54%为90后。

多数象山影视城青年群众演员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艺术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调查显示他们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仅占1%,大专学历占10%,高中或中专学历占50%,初中学历占37%,小学及以下学历占2%。

60%的青年群演到象山不到3个月,到象山3年到5年的青年群演只有6%,而超过5年的基本没有。

30%左右的群演对工作的满意度是“比较满意”或者“一般”。

调研报告称,群演几乎没有最低薪酬,没有专门的保险机制。除非发生重大事故,剧组迫于压力不得不支付赔偿金外,群演的人身安全基本靠自己多加小心。此外,群演大多没有办理演员证等相关证明。演员公会作为第三方协调组织,只能保证工资不被克扣,但大部分群演法律意识薄弱,如发生其他经济纠纷,无索赔依据。

一位参与调研的团市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体验式调研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主演是茶叶,群演是开水,没有开水这茶也不完整。”但青年群演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他们对于群演这份工作的满意度也大多是“一般”。他们或许有梦想,但工资不高、工作环境变幻莫测、每日有无工作亦不固定,都是梦想上的枷锁。

建议提高“象漂”生活保障水平 “搭桥”帮他们实现明星梦

针对“象漂”的生活现状和面临的诸多困难,调研报告从整合政府相关部门资源,更好地服务管理这些“漂着”的新象山人角度出发,提出不少建议。

报告指出,随着浙江广电集团象山影视(基地)的投资建设,影视城未来剧组的接待量和接待能力将大幅提高,对群演的需求量也将进一步加大,加强对“象漂”的人文关怀,为其真正融入象山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十分必要。在报道明星的同时,也不妨适当将镜头关注“象漂”们。团组织可以结合青年之声栏目建设,联合新桥镇政府与影视城管委会两家团委,开设咨询类、访谈类、专题类等互动性栏目,关注“象漂”青年的生活,促进他们更好地成长。

此外,不断提高“象漂”的生活保障水平。进一步明确象山影视城演员公会工作职责,促成影视公司与保险公司合作,购买意外保险,逐步建立面向“象漂”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救助制度。

不少“象漂”怀有明星梦,渴望在这片土地上成才。我们的政府不妨联合企业、社会各方的力量,加强对“象漂”职业培训力度。加强与横店等国内大型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增强群众演员的相互交流,帮助其实现“影视梦”。同时提升服务水平,打响影视旅游特色品牌,为“象漂”群体提供一个更加稳定舒适的生活和就业环境。 记者 滕华 董程红

故事 A 他以前是厨师,现在当群头

细长眼、高鼻梁,28岁的寇翔智并没有长着一张大众脸,许多初见他的人却会感觉他面熟。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多部影视剧里当过群演。”寇翔智告诉记者,早年他在横店影视城当“横漂”,2013年来到象山影视城当“象漂”,因为这里机会更多。现在他偶尔也会在影视剧里过过瘾,“我一般都是小特约,就是那种能露个脸,说几句词,活上一两集的群演。”

但更多时候,寇翔智是“领队”,和朋友经营着当地一间演员工作室——荆龙飞影视文化工作室,手下有110多名群演,旺季的时候则超过150名,“影视城的淡季旺季与天气无关,主要是看剧组多少。”

寇翔智早年是厨师,机缘巧合,经朋友介绍在横店当起了群演。第一部戏是《我的抗战2》,一天

要换两三套衣服,上午还是共产党,下午就成了日本兵。“穿帮?不会,多数群演连脸都没机会露。”寇翔智说。

戏服则经常让人反胃。一部30集的古装剧,拍摄大概要3个月,从开机到杀青,群演的戏服可能一次也没清洗过,一双鞋子有上百人穿过。“一些群演会提早到剧组,把衣服晾一晾,洒点花露水。一些女孩子,再热的天,自己的贴身衣服能不脱就不脱。”寇翔智说。

群演有群演的辛酸,群头有群头的难处。群演不灵光,导致NG,剧组追责下来,挨骂的就是群头。说好的价格因故缩水,群头也要在剧组和群演间几经周旋。日常,群头要负责群演的吃住,有时甚至要像宿管阿姨一样处理宿舍矛盾,监督宿舍卫生。

B 他想报演员培训班,成为大特约

27岁的谢建清以前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将演戏变为职业,“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我心里乱,‘躲’到影视城来了,没想到,一入戏就不想出来了。”

谢建清也是从“横漂”转为“象漂”的,因为横店的群演已近饱和,新人很难出头,而象山环境好机会多。几年来,原籍河南的他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很多人以为当群演很轻松,杵着就行了。谢建清摇摇头:“为了拍戏,早出晚归、三餐不济都是常有的事。大夏天,一般人外面待半小时就受不了了,我们能坚持3个小时。”

有时候,拍戏还很危险。有一幕戏,主角开着卡车整条街乱冲乱撞,竹竿、木板、锅碗到处乱飞,群演们要做四散逃窜状。导演要求不能跑得过早,必须车到跟前了才能躲开。那场戏,谢建清是

硬着头皮拍完的,之后几天,回想起来还是心惊肉跳。

话虽如此,但让他不拍戏,他还是千万个不愿意。为什么会热爱拍戏?谢建清说,每每穿上不同的戏服,就像在体验不同的人生,而从戏里增长的见识,对于初中毕业的他说来弥足珍贵。最重要的是,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拼搏,感觉非常充实快乐。

谢建清爱戏,有时走在路上,嘴里也会蹦出台词。他说,琢磨台词,琢磨人物性格,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谢建清眼下常有机会成为小特约或中特约,他的目标是成为大特约。为此,他正盘算着去报个演员培训班,“不是科班出身,感觉和他们还是有很大差距。经常在旁边看一些大特约的表演,感觉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C 被尊重,是很多群演的心声

谢建清很喜欢演员彭于晏。一次拍戏间隙,他在角落里玩手机,彭于晏过来跟他聊天:“兄弟,你玩什么呢?”就这一句话,让他对这个当红小生好感倍增。

群演们喜欢某个明星,与吃瓜群众有别。他们大多会被类似的情节打动,从而喜欢上一些亲切的、和善的、没有架子的明星。

“拍戏的时候,经常被呼来喝去,有些剧组人员都不会正眼瞧我们。还有一些小演员,脾气特别大,特别爱摆谱。”群演小林(化名)表示,被当作二等公民的感觉很难受。

他举了个例子,大夏天拍戏辛苦,主演有时会请剧组吃冷饮,剧组却不把群演算在内。

还有的时候,明明错在一个群演,导演却会把所有群演骂个狗血喷头,开口闭口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种人”。这让小林很不解:“我们怎么了?”

小林告诉记者,自己可能下个月就不干了,收入不高,还经常受气,何必呢?

但更多的“象漂”选择了隐忍和坚持,为了心中的演员梦,也为了眼前的生计。只是在心底,他们还是很渴望被尊重,更好地继续自己的人生大戏。